

在闺蜜的再三推荐下,我参加了一个为期四日的旅游团。其中退休老年人为主,老公戏称我终于混进了“夕阳红”。我白了他一眼,一时不知如何反驳。

直到出发登上大巴,我才发现他大错特错了。

首先,团员们虽然年长,但并无拖拉疲废的“夕阳”之态。刚退休的闺蜜与我尚属年轻,邻座65岁的姐姐身形娇俏,头上插满鲜花,一路上镜不离手,旁边行李中露出伞柄、团扇、竹篮、琵琶……显然为打造做好了充分准备;后排68岁的大哥笑语江湖,丝毫不显出已与癌症抗争十数年;72岁的阿姨正处于脚踝骨折恢复期,头戴蕾丝帽密密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精心打扮之后的她看起来仿佛40岁丽人;近80岁的爷叔发过脑梗,一手端着专业相机,一手拄着登山拐杖蹒跚而行,虽每每落在队伍后面但从缺席。

其次,他们不是“到此一游团”,而是来拍照的——以摄影的名义,开启一次颇有仪式感的对现实生活的逃离。

对我等中年少女来说,没有什么比美拍更有驱动力了。5:30闹钟一响我就噌地起床。6:30踏入早餐厅,眼前发簪、耳环、旗头星星点点摇曳生辉,

到上海看电影去

蒋利鸿

电影《哪吒2》大热,人们纷纷前去观影,亲朋好友相见,总要谈论一番。这情景,不禁让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嘉兴人到上海枫泾看电影的情景。

那时电影资源匮乏,国产故事片是老一套,进口的相对好些,人们观看热情高一些,其中几部几乎是人人观看。

先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片子是轮映的,上海是直辖市,比浙江嘉兴要早放一段时间。不久,有消息传到嘉兴:《多瑙河之波》非常精彩好看,里面有不少男女拥抱镜头。嘉兴的青年人听到,心里痒痒的。他们将目光投到了枫泾。这个上海的小镇贴着浙江地界,距嘉兴城区只有三十多公里。

于是有十几天的晚上,每天都有几百嘉兴人骑自行车到枫泾看电影。这批人以新三届为主,因为他们已工作了几年,有点积蓄,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他们呼朋唤友,挤爆了枫泾小镇。有女朋友的,一定要叫上同去,认为与女朋友一起看《多瑙河之波》,是非常有情调的事。

这个场面一年后又重演了一次。1974年,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先后在中国各地放映。按惯例,上海是第一批,比嘉兴先放。不久,又传来消息:《卖花姑娘》苦情得不得了,哭得来要用掉三块绢头(手帕)。于是,熟悉的套路再来一遍,只是,队伍更壮大了,夹杂了许多农民和知青。不过,带女朋友的熱情不如上一次了。去的路上人们嘻嘻哈哈,热闹非凡;而回来的路上,人们都沉默寡言,低头猛骑,因为电影太苦情了,忍住不哭就不易了……

转眼数十年,现在看电影是稀松平常了,可以手机上点点,逛好商场吃完大餐后再去看,当年骑车三十公里看电影的场景,已恍如隔世。



一团“夕阳红”

湘君

汉服、唐装、马褂影影绰绰来回穿梭,仿佛误入嫦娥月宫,让我顿生“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感。

车到一片原始森林,大咖隆重出场。老先生们各自整装,郑重其事地端起了长枪短炮,有各种品牌的单反,也有价格不菲的老式卡片相机。家什不同,要求也不同。有的善于抓取神态动作,吩咐“2秒钟动一动”,模特就要按照要求变化造型和姿势,

好让摄影师能够了解并定格最美的那个瞬间;有的擅长捕捉光线,犹如开了天眼一般,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往他手指的地方随随便便一站,便有一束光斜照在身上,勾勒出人像优美的轮廓,或是给发梢染上醉人的金光;还有的摄影师胸中自有丘壑,漂不漂亮,穿什么衣服,摆什么动作都不重要,你只需在他的镜头下表现你自己,他定会馈赠超值出品——有时你是天然水墨画的一部分,有时你是整个世界无可替代的焦点,有时你是视线被荆斩棘意犹未尽的核心。

比起摄影师风格口味,模特的差别,模特更显得千姿

百态百花齐放。当那些大姐大妈们满头插花,翘着兰花指,扭动不再轻盈的腰肢,脸上闪过少女般羞涩的笑容,带着一点笨拙一点渴望,拉着裙裾在花丛中奔跑,我们是真诚地被她们打动。她们如此执著地爱美,努力抓住时光的尾巴不让她离去,这种努力生活的样子如此动人。

也有模特堪称专业,不算漂亮,表现力超强。摄影师一声令下:“去玩一



会儿吧。”她便撑着蕾丝阳伞脚步轻盈地步入花丛,仰望远方,俯身采摘,细嗅花香,以伞为篮,然后猛然举起,花瓣飘洒如雨,映着脸上愉悦的笑容,最后缓缓地走出视线……我从未见过像她一样强大的肢体语言,一秒入戏,连指尖都带着欲说还休的万语千言。

当日最高级的模特数我闺蜜,她真正做到了摄影合一。仿佛为了退休做准备似的,提前几年潜心摄影颇有心得,尤其擅拍人像,而且身体力行,善凹造型,动静皆宜。她知道侧身45度最好看,眼珠在眼白当中更有神彩,所谓的“眼神光”才是一张照片的灵魂。她与摄影师的交流有专用频道和密码:“横拍or竖拍”“750还是810(相机型号)”“情绪片、唯美片还是怀旧片”……那是一种旗鼓相当、高级别高维度的交流,也是一次属于艺术的撞击。

午饭后有段长长的休息时间,我揣度:也许他们体力不支,需要回血再战吧。闺蜜却更正:“中午阳光直射无法拍摄,容易产生反光和阴影、照片色彩失真或过度曝光等问题。”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号的忠实顾客,有的是需要唤醒的忠实顾客,都是选择直播老字号时考虑到的群众基础,只要服务好这部分上海人,直播就不缺顾客。

这番话如同油锅撒进一把盐,饭桌上即刻噼里啪啦起来:是的呀,阿拉姆妈就是欢喜王家沙的八宝饭,过年过节定规要买;我最喜欢沈大成的双酿团,一口下去,两种味道,嗲;我去南翔白相,那里的小笼

为老字号插上新翅膀

周大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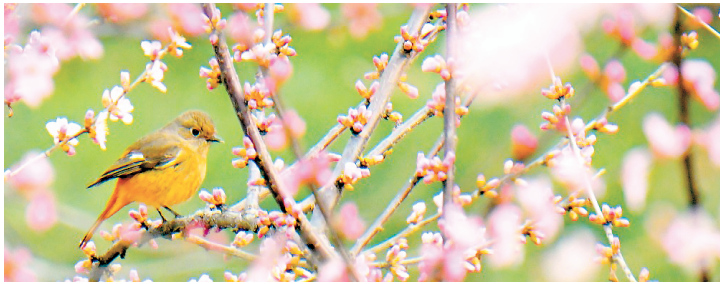
馒头肯定要吃的;邵万生的醉蟹醉黄泥螺,打耳光也不肯放……

销售情况怎么样?问者还没说完,就被边上人插了一下:敏感问题不好问的。

不搭界的,老同学之间,没啥保密的。他手一挥说:销售还可以,春节前一个月,就卖了几百万元。在大家的惊呼中,他继续说:最主要的,通过直播,一为那些搬到郊区或行动不便的上海人送上了心仪产

黄昏了。骆马湖,一轮橘色的太阳悬挂远方,映红了天边的彩霞;几丛芦苇随风摇曳,显得格外诗意浪漫,正是可遇不可求的摄影良机。在灯塔下孑然伫立,意境悠远;脱了鞋在湖水里疯玩,恣意洒脱。面对湖面,背对镜头,我渐渐地找到了一点感觉。夕阳下,浩瀚的天地之间只留下我和闺蜜两个小小的人影,一如苏轼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种感觉融化了一切,忘我,方能入戏,才好出片。等我看到样片时忍不住一声惊呼——太美了!老先生摇摇头:“还不算最好,还有后期修图。”真正的摄影师爱惜羽毛,不算十分满意的作品绝不肯轻易出手。这张完美无瑕的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时刻,那些人,那些湖边的芦苇,和那一抹橘色的夕阳。

当我激动地复述四天的所见所闻,老公听得频频点头。最后我再次得意地怼他:“不是‘夕阳’红吧。”其人嘴硬:“看你怎么定义了——那是在夕阳时段一团最鲜艳最活泛的‘红’。”



花鸟图 张伟摄

屋子里堆了好几个旧书箱,前一阵终于腾出空整理了一番。翻出几封手写信,看着发黄的信封,突然想起我曾阅读了很多封姐姐同学给她的手写信。

姐姐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后,我在学校总被老师问你是谁谁谁的弟弟吧,总有种不应该读不好书的意思。她上大学后,有一年回家带回了上百封信,开学后,就留在家里的了。第一次打开箱子看到

词不达意,有一种缘分叫作词不达意,当我站在花树下。挤挨成团的花朵怯怯地,窃窃地,切切地在风中颤动,像一只只张大了嘴,等待被投喂的雏鸟。我没有有什么可赠予它们,却收获了兜头罩脸的香和美。这慷慨竟像是一场反哺了。

鱼儿采花,要跃出一层层将无色凝结为实质的水。鸟儿采花,要将有形的翅膀扇出一道道没有影子的风。我没有被偏爱,花儿寻我而来,是因为它们与鱼鸟之间是日升日落

的交情,而我们之间却是如此地词不达意。

你可能听说过,我曾化为了宇宙去寻花。从每天的眼睛里,筛掉被题海泡酸、被工作压扁、粘在手机屏上撕不下来的,挑出那些干净明亮充满好奇的,让它们在伊犁、林芝、毕节、婺源和洛阳的霞烟锦雾里闪烁,再把它们连起来,形成一个笑容形状的星座。

我派了很多条腿去云南,让它们徐徐款款地伴在穿红色腊裙的木棉花、黄色苞裙的金雀花和白色伞裙的羊蹄甲旁。跟着她们下了山,逛了农贸市场,直到她们溜进厨房,说要去打卡五脏庙时,我才止住了脚步。

我把耳朵藏在花朵如织人如梭的地方,欣赏着笑脸和笑脸碰撞时演奏出的限定交响。人的笑脸和花的笑脸相对,花的笑脸和花的笑脸相迎时奏响的音符是不同的,它们不会消失,还会成倍增加,这也是这首曲子叫作“笑笑乐”的缘故。

我让几缕神思在花的梦境中巡游。



花鸟图 张伟摄

这些信时,我被信封上的大学名字深深地震撼了,仿佛一束光从窗外照入我的身体,脑子一下子亮了。信来自祖国大江南

手写信

袁风

北,信封上校名大多都是红色的,红得令我向往。我几乎每天都一封一封地看信的封皮,商学院,政法

大学,师范大学,专科学校……宝贝似的在我手下更换着。某个周末,我迫切地想知道这些信里都说了什么?读与不读,反复纠结着。原谅一个被好奇心战胜了羞耻心的少年吧,在找了不少理由之后,我终于大着胆拿出一封来自兰州的信开始读了起来。信里提及学校生活很丰富,每天读书运动,参加读书交流会,周末看电影,远足等。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子连续看了几十封信。姐姐的同学们都在信里写着精彩的大学生活,老师讲课和中学很不一样。读完后,我望向窗外的湛蓝天空发呆,我什

么时候才能坐着火车上大学去?什么时候才能周游世界呢?几封特别打动我的信,我把它们放在上面,每隔几日就会读读。信里有思考人生的,有展望未来的,有记录大学宿舍趣事,还提到一些书名和书里的内容。高加林,孙少平,安娜·卡列尼娜,达西,方鸿渐等渐渐进入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之门一下子打开了。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了,我开始知道拼命学习了,我开始晓得书本的力量了。至于发财,如果年底有盈利,我请大家在此地聚会。一片赞美声。

时尚

拜托每一朵还未照面的花做个关于我的梦,这样我便可以穿过花儿半张的睫毛,从它们的“眼后”直接跃至它们的眼前。通过梦来区分梅梨杏桃比起辨别它们的蕊、瓣、萼、托要更为直观。它们做着不一样的梦,所以结了不一样的果。

在花朵之间流传着关于我的传说。别人顺应时令赏花,我偏要逆着时间,去给童年的自己送一朵玉蝉。

我想告诉她,不要把野花栽到园子里,会被当作杂草

刨掉的;不要抱那盆高大多汁的草花去班级植物角,会在半路摇断的;不要把

稠李嫁接在丁香树上,这不会成功的。

我想对她说,想明白这三件事背后的关窍,可以解开你今后九成的问题。她却不会懂,我也只能收回忧虑的目光,更坚定地递出了那朵玉蝉花。

别人赞美花的外表,我偏要钻进树里,由根到枝地追着蛟人,游遍那些直立于地面的河流。

蛟人将手臂折成花蕊,那些纷飞的花瓣是他们抛洒的泪珠,信笺还是许愿用的钱币?当轮到它停驻在那阑枝头,认出是我自己笑脸盈盈地站在树下,接过了一路收藏的伤心、爱意和对未来的期许,在这刹那,我竟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圆满。

变成了宇宙之后,我和影子相携坐在永恒和瞬间铸成的座位上,发现生命的诞生和繁盛就像是一场场的花开。

宇宙中不只上演了一部主题曲是《暗香》,片尾曲叫《让她降落》,中间是人

生大起大落、感情大起大落、心境大起大落的连续剧。重要的是,如果在日升日落间,没有鱼跃出一层层将无色凝结为实质的时间,没有鸟将有形的日历扇出一道道没有影子的风来寻你,请一定要珍之重之地捧住我们留在这世间的伤心、爱意和期许,让那颗纯洁滚烫的赤子之心可以在下个、再下个、下下个花季绽放。不要怕,画上的花绚烂绝美,衬托它们的留白却有着最大的诗意。

词不达意,有一种默契叫作词不达意。日升花开,日落花息。晨醒时我会继续去寻花,而现在,我站在树下,用满身的花瓣融了床皎洁如月亮眼睑的被子,哄睡了我所有的词不达意。

得多的信用数量在悄悄表达心意,年少的我不懂吧。

后来家里收拾屋子,所有信都扔了。再后来,大家也很少手写信了。偶尔收到邮局送来的信,不是银行的,就是推销的。前些天与学生们分享《人世间的洗礼,秉昆的哥哥姐姐

在读苏联名著,热烈讨论之际,在一旁的秉昆也跟着思考。吕川去北京上大学后给秉昆的信,书里

提及秉昆认为那些信是他的大学。我突然意识到,我年少时思想上一次最重要的启蒙源自手写信,源自阅读姐姐同学的来信。正是那些信,让我有了出去走天下的念头和决心。

那个年代,应该很多现实中的或小说中的秉昆们都在手写信里打开了一扇思想上的窗户吧。

手写信的日子还会回来吗?回味的同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提笔写手写信的念头——

xx,见字如面。最近生活如何?我刚读过……

